

西蜀寻道

——四川画坛九人谈艺录

● 康 征 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西蜀寻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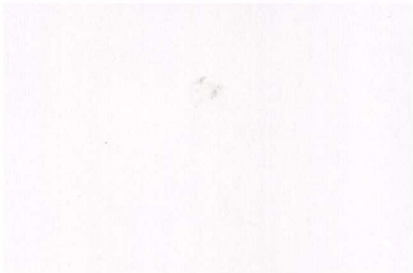
——四川画坛九人谈艺录

● 康 征 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序

2 安逸的成都

6 彭先诚

56 徐恒瑜

106 刘 朴

156 吴绪经

206 沈道鸿

256 张修竹

306 秦天柱

356 叶瑞琨

406 蔡寅坤

后记

456 再说几句

安逸的成都

到成都没有几天，我就沉醉在一片安逸中了。遇到舒适的生活状态，他们会说：狗日的好安逸噢；遇到好吃的美食，吃上一口，他们也会评价：狗日的好安逸噢；遇到老朋友，他们也会很亲热地握手，感叹：狗日的好安逸噢。到处都是“安逸”声，安逸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的一个生活符号和一种生活状态抑或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这本书的起源来自我和四川的两位朋友的一次闲谈。在成都，我考察了几位画家的画室，也和几位画家朋友做了畅谈，我感悟到了成都的温柔与博大。相对于北京这个大都市来说，这里有难得的清静。画家们过着闲适的日子，三朋两友聚集在一起，品品茶、摆摆龙门阵，真的好安逸噢。巴山蜀水不但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而且还滋养了道教和佛教。这里的画家多多少少都带有点仙气，他们的绘画轻松、散淡，富有生活气息，没有装腔作势的阵势，没有把绘画当作谋生和钻营的行当。绘画在他们这里，仿佛成了壶中岁月里的一缕茶香。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把绘画当成绘画来诠释，我把绘画当成了成都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对安逸的理解。在成都暂居的日子里，我到过几个画家村，也去过成都外的地市，画家们的居所都是那么有生气，居室或画室周围是绿色的植物，很自然，很和谐又很优雅。我们谈的是茶，是生活、是艺术、是自然、是生态，而不是房子、车子、票子、位子，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顿时感到自己神圣，很艺术化，是在干一件正经事情。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台湾的朋友，她是初次来大陆，我问她感受，她说：“大陆已经没有艺术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和大陆的艺术家的聚会，很多很多的话题都是房子和金钱，而不是艺术。于是，我沉默了。如果她还来大陆，我一定要带她到成都来走走。此时，我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老成都”了。



成都作为巴蜀文化的中心，在三星堆和金沙的相继发现之后，巴蜀文化的历史也推动了三千年前。随后的汉代画像砖、壁画等都展示了巴蜀的画风。到五代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很多画家都避于蜀中，这里成了当时的艺术中心，而以黄筌父子为首的画家，也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皇家画师。到后来的张大千、陈子庄、蒋兆和、石鲁等更是展现了巴蜀这片神奇的土地的艺术风格。

本书收录的九位画家，还有我认识的许多四川画家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名牌大学的头衔，没有辉煌的阅历，但是他们却有很多获奖的作品，他们在全国的影响是靠他们的作品创造的。这里的水土是非常适合画家这个群体生活的，生活成就了画家，画家的作品反映生活，生活和艺术成为人生的两个侧面。朴实、纯真、坚毅、诚恳……但是不乏倔强、任性、刚烈，这里的画家一个个都是如此的可爱。这里的画家不拉帮结派，不投机钻营。但是，他们也呼朋唤友地去一起吃小吃，摆龙门阵，大家在一起玩得很融洽。把酒临风或者对酒当歌，你可以无所顾忌，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成都，因为有了这么一批画家，就显得更加闲适了。

成都有一条宽巷子和一条窄巷子，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只要有时间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古老的砖墙，陈旧的家具，沉重的木门，还有多彩的木格窗都让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想到朦胧与沧桑。我喜欢坐在木门口的石墩子上看行人来来往往。这里的店铺主人有香港的著名建筑师，有美术学院的教授，有女诗人，他们不但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而且还是在经营着自己的心灵和精神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张扬着自我的艺术个性，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风格，是绝对不雷同的。他们的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他们的艺术是生活化的艺术。这种艺术的风格就是安逸。

还有这里的麻辣文化，也是我最喜欢的。在饮食上，我们的山东口味就像一幅轻快的绘画，麻辣就像一片水墨，一经它的参与，一切味道都失去了它的本性，只好从头再来。壮怀激烈的麻辣味道把你的味觉给征服了，使你忘记了原来的记忆。如此霸道的个性，还真有点川人倔强意思。这里文有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苏东坡，武有诸葛亮，佛教有大慈寺，道教有青羊宫，是一座烟云缭绕的文化圣地。夜深人寂，赴朋友宴请，归时已是微醺，打车路过一弄堂口忽然看见“李劫人故居”，凝视之下，不禁让我泪沾巾了。我顿时想起了《死水微澜》、《大波》等经典名著，难道说一代文宗就悄悄地隐匿在这里吗？下车而巡，唯有冷落寂寥的小院树木和斑驳的墙砖还在陪伴着他远去的灵魂。

成都，该有多少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故事啊。

.....

就这样，我在成都的街头和小巷溜溜达达地闲逛。忽然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念头：我想在这里买一套小房子了。少不入川，想不到我在潜移默化中竟然也没有抵挡住这里的诱惑。一个边远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啊？因为这里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非常具有人性化。成都是一座具有平民意识的城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你都可以生活得很好，都可以品茶、吃面、摆龙门阵、摸麻将，过着安逸的日子。

2010年1月28日

撰文于山东鄄城康刘庄村

图中从左至右为：蔡寅坤·张修竹·吴绪经·沈道鸿·彭先诚·叶瑞琨·徐恒瑜·刘朴·秦天柱



形不是形 景不是景
略近此境 象乃自狂
惟通切曲 乃立并題





笔与神会得其气，墨色
氤氲求其韵，在有意无意之
间寻求一种『机趣』。

彭先诚 1941年生于成都，现为四川省诗书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第二届全国体育美展一等奖。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深圳美术馆以及英国、美国个人和艺术机构收藏。曾先后在成都、北京、香港举办个展。曾先后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四川八人国画展”、“北京国际水墨画展”、“百年中国画大展”，在深圳举办的首届、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展”，在香港举办的“现代中国十杰精品展”，在南京举办的“国际中国画大展”，在西安举办的“首届画院双年展”等。1994年应邀访问美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美术考察，出版有《彭先诚·思古幽情》、《彭先诚水墨人物画集》、《中国逸品十家》、《当代中国实力派画家彭先诚古诗画意集》、《中国水墨仕女画技法》等。



闲牧山馆对语

——彭先诚访谈录

场景：四川省诗书画院岁月茶坊

人物：彭先诚 康征

时间：2009年夏

彭：我作画素不起稿，踌躇更易，比划描勾，往往下笔直取，与宣纸肉搏。画时多以大局着眼，从“造险”中寻求意外之笔。画人一般从体态开始，但有时从景开始，或是人物画坏了将其变成景。其成功多靠“灵性”和“机趣”。正如古人所说，笔与神会得其气，墨色氤氲求其韵，在有意无意之间寻求一种“机趣”。这种偶然的東西是连自己也无法复制的。我想，借此兴许能突破某些中国画的传统程式。

康：是的，你对灵性和机趣的重视本身可看出你对突破中国画的传统程式的重视。中国画的传统材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会对创作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我却认为，中国画材质的特性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有很强的创造力。这从你的画中就能看出。你强化了陈子庄大胆用水的一面，更突出了中国画中墨、色、水相互渗化的效果，那种“出意于佳乃佳”的偶然之美，在你的画中有充分的体现。

不过，我看你的画《游春图》、《马球图》这些题材已经有十多年了吧？在艺术市场上，这类题材的作品也最多。而唐人和马也几乎成为你的标志。对一种题材如此反复地画，有没有落入程式、俗套的危险呢？

彭：从“拿手绝活”入手，如齐白石画草虫、小动物，徐悲鸿画马，黄胄画毛驴……此中也有道理。齐白石曾说：“余画小

鸡，十年能得形似，十年能得神似。”可见，中国画要想搞出点名堂除了要有“独创性”，还要靠“毅力”。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将其推向极致，成为不可替代的东西。其实问题不光在于画什么，还在于怎么画，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与创作思想在创作中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据说塞尚仅《大浴女》就画了100张。这10年来，我一直在《游春图》、《马球图》等题材中追求笔墨的简淡和人、马、景的和谐，但少有满意。至今仍反复以马为中心锤炼笔墨。一种题材每有新意方动笔，创作过程中有时技巧或效果上会有意外之喜，有时会停滞不前甚至全军覆没，但这种一悲一喜也正是创作的魅力所在。如果仅以一种手法，一种调门画一种题材，只会也



◎ 荷塘深处人家 2009年 35cm×100cm

只能越画越孬，最后落入商品画制作的俗套。不过，画进入市场便就是商品了，但是艺术创作应是不为市场所左右的。

至于艺术面貌，永远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变应是由内及外的，深思熟虑，反复锤炼而来的，不能盲从或生搬硬套。我不主张为适应多种需要而改变艺术个性与品位。人生苦短，一辈子能画好一张画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林风眠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你把他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与晚年相比，还是一个林风眠，只是有相对的“厚”、“薄”、“老”、“嫩”之别而已。

康：不错，我看但凡有造化的艺术家都自成一派，万变不离其宗。前几年，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你用没骨法画的《西厢画意》、《长恨歌》和现在这批新作就是如此。它们不仅与古人差别很大，甚至与同是画没骨画的当代画家相比，虽都是融入



● 1980年与孩子们在一起

● 1981年在东城区少年宫辅导儿童作画

了很多西画的色彩感、光线感，但是仍有很大的差别。

彭：近百年来东、西方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我曾画过一段时间色彩，对印象派、现代绘画都颇有兴趣。我将传统花鸟画中的没骨点染法加进破墨法，通过墨色碰撞产生色彩的并置与融合，形成诸多色彩和肌理、色彩与色彩、色与墨之间的对比调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偶然机趣，但在此过程中我会有意地寻找传统国画中不太注意的光线感。当然，这是大量实践的结果，只有去画才知道该怎样画。我没进过任何艺术院校，路走到今天完全是凭借对绘画的痴迷，独自摸索过来的，画风当然会与别人不同。

对于没骨画我有自己的认识：“没骨画”，不能没“骨”，反而更要有“骨”，更要见笔见墨，更要讲骨法用笔。在深谙对象结构形质的基础上当以草隶奇字之法写之，混沌之中脉络清晰，点画之间动静传神，一笔之中墨、色、水相互融合，笔与笔之间刚柔相济。此中书法与造型能力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临帖抄书若有所感方提笔作画，每遇生活中可入画者总要静观良久，尽量与对象无距离感将其谙于心中，临池方能意到笔随、圆融通达。

康：难怪你的技法书也与别人不同，侧重讲的不是具体的画法而是谈画理、修养。我也觉得你的东西有些“无技”可寻，偶然的很多，在宣纸上用水、用胶、用色很多时是很难控制的，墨色渗化要达到恰当好处就更难，那么，你在作画中是靠什么



● 1980年在东城区少年宫画室作画

● 1980年为少年儿童作画

来把握全局的呢？

彭：我的没骨法、破墨法因大量用水和墨色的冲破，给以形写神的表达方式增加了不少难度，所谓把握全局的能力，靠的是长期坚持造型与笔墨基本功的训练，通过画速写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一要刻骨铭心地记结构形质，下笔才能肯定、准确，二要心不在焉地浏览，才能把握“势”。至于笔墨主要是通过书法的修炼，另外，一个好的画家应有好“眼力”，应多读古今中外大师名作，多从民间艺术和别的绘画中吸取营养。创作时要胆大心细，如李可染所讲：“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好的作品应给人一种精力弥漫的力量与气度，由于生宣的浸润特性，所到之笔均留下作者的心迹，故临池要胆量大、气量大、心量大、大大方方，洒洒落落，全力以赴，笔笔送到位。水墨画的过程最能体现作者的精神气质，同时也能看到作者的健康状况。“度”的把握，好画耍画往往就在这一多一少之间。“加之一分则长，去之一分则短”，这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灵性、悟性综合艺术水准的体现。一幅画最多只能画到七分。有时须“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斟酌。我常把大画画成小画，小画画成巴掌大，真无奈。近欲作大画，也只好局部推进。大画的整体结构至关重要，绘制中反复拍成照片从小画面上推敲，故多拼拼补补，若一幅画挂在墙上久看而看不垮，那整体关系把握就到位了，然十分不易。